

從前的馬與人們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？多樣的藝術文化產物定格了歷代人民對馬的何種情感？古代騎馬技術的發展又如何能夠通過文物體現？正值丙午馬年伊始，香港中文大學（中大）文物館呈獻年度生肖展覽「丙午說馬」，直至5月24日。展覽透過「上篇：載馳載驅」和「下篇：騁者奔欲」兩個單元，從技術史及文化史的角度，呈現馬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重要角色，發掘馬背後豐富的文化象徵意涵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●觀眾駐足欣賞《百駿圖》。



●東漢時期的陶馬俑

中大文物館「丙午說馬」展覽 滲透古人日常生活的馬形象



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



●《昭陵六駿之特勤驃》摹拓本



●戰國晚期用於保護馬車軸頭的轎轂

此次展覽揀選了四十餘組與馬相關的館藏。中大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，馬在各個時代的形象都有所不同，當代人能夠看到這些各異的形象與文物有很大關係，「這也是為什麼文物館這麼重要，因為真的是收藏了不少歷史實物。如果你只是講馬是如何，但沒有實物的對照，仍會是非常難以想像的。」

他表示，有些文獻內容也可以通過文物得到印證。「譬如，相傳養猴子對馬的健康非常有利。《西遊記》裏，孫悟空原來當的官就叫作『弼馬溫』，諺音『避馬瘟』。」

而西漢時期就已有馬和猴子出現在同一畫面的畫像石、用於辟邪的印章等。印章多用於文件，或是養馬人用以防止馬匹生病，「他們相信這種印章具有一定的神力」，童宇說。

昭陵六駿的重要地位

此次展出的一尊東漢陶馬俑和《昭陵六駿之特勤驃》摹拓本，馬尾形狀有些特別。童宇表示，陶馬的馬尾形狀還有待考究，「因為像這種墓葬陶馬，有時它附近會有些有機結構。譬如它現在沒有馬鑾，之前的馬鑾可能是木質或骨質的，所以馬尾可能是不太完整的。」

《昭陵六駿之特勤驃》摹拓本中這類打結的馬尾形態較為常見，算是古代的一種特色，各地也都不同。

唐代亦有鬃毛打着三個結的「三花馬」，帶有突厥文化特色。童宇介紹，在唐代早期，尤其是唐太宗時期，突厥馬是唐軍隊的關鍵部分。「突厥人的馴馬技術都非常好，馬是陪伴太宗征戰天下的一個關鍵力量，所以昭陵六駿基本都是突厥馬。」而人們對這些馬的稱呼——特勤驃或特勒驃，也都是古突厥語的轉譯讀法，「所以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在養馬方面，和中亞草原或

更遠地區的文化交流。歐亞草原比較適合養馬，馬喜歡乾燥，牠也需要非常廣闊的土地去奔跑，所以幾乎所有養馬或馴馬都在那裏發生，然後再傳入或是進貢到中國。」

昭陵六駿現有四駿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，另有兩駿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。童宇點明，唐太宗是中國歷代最看重馬的一位帝王，這也是昭陵六駿如此重要的原因。據學者研究，昭陵六駿原立在昭陵之上，類似於紀念碑。「它其實是一個平面，但立體到幾乎突出來，所以可以算是高浮雕。這在歷代帝王的葬俗裏極為特別。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突厥習俗，所以影響了唐太宗，讓他這樣處理自己的六匹駿馬。」

而這種高浮雕很難做拓本，此次展出的拓本出自20世紀早期的西安藝術家李月溪，「他做了一些紙片、紙板等，仿照出拓片的做法……總體來說，尺寸跟昭陵六駿比較接近。」

陶俑展現騎乘條件演變

馬的形象為何會在中國文化藝術創作中流傳？童宇認為，這與馬過去的重要角色有關。「在機械出現之前，馬是為數不多的、最主要的運輸及交通畜力……牛和驥非常緩慢，駱駝只能在沙漠裏行走。馬的適應性相對較好，速度也較快。」這種速度亦促使馬成為征戰的得力兵將。所有特性都讓人們非常看重馬這一動物，各種文化寓意也隨之衍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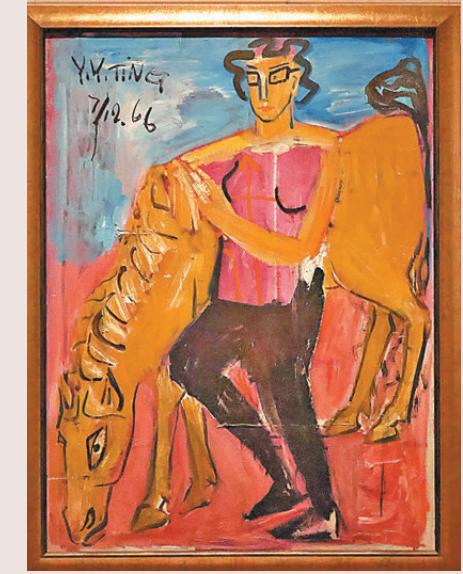
此次展出的幾尊陶俑也完整呈現了歷代騎乘技術的發展。「早期騎馬是沒有馬鐙的，人們要靠雙腳夾住那匹馬，所以只能穿非常寬鬆的褲子和非常柔軟的鞋子。」這些衣着風格亦體現在早期沒有馬鐙的陶俑上。

而後期的陶俑，如隋代的一套牙黃釉女騎俑，開始包含馬鐙，人們也開始穿上硬靴，這反映了人們騎馬轉向便捷的狀態。「馬鐙發明後，很多

女性也可以騎馬了，那四個陶俑就都是侍女俑了。」

童宇指出，從前許多馬畫，包括《百駿圖》，都包含馬在柳下休憩的情景。「這是中國傳統繪畫非常喜歡的一個主題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：馬是載人出行的動物，牠跟道路密切相關。」在古代，開闢道路後，泥土會變鬆散，而楊柳生長非常之快，根扎得也深，可用於加固土壤。「所以路兩旁一般都會種楊柳。馬在路上走，就自然跟楊柳產生關係。」後來此內容也漸漸融入了人們送別時的不捨之情、思念之情等。

此次展覽還包含兩幅帶有西方風格的畫作，由已故中大藝術系創辦人丁衍庸創作。童宇介紹，丁衍庸20世紀早期前往日本留學，當時西方非常流行馬諦斯野獸派的風格，丁衍庸深受影響。回國後，因無法買到高質量的顏料，他回歸傳統水墨畫的創作，並開始研習八大山人的詼諺風格，同時融入了表現主義手法。這些個性的糅合體現在了其作品中。



●丁衍庸的《少女與馬》體現了藝術家受野獸派風格影響的創作技法。

「名家藝術周」賀新春 林天行謝有順談「文心畫意」

為迎接2026新年，促進香港與內地文化藝術領域的對話與互鑒，聯合出版集團「一本讀書會」推出「名家藝術周」新春系列活動，早前特邀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蘇士澍、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、廣東省作協主席謝有順、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總編輯許禮平進行四場主題分享。

第二場講座中，林天行和謝有順就「文心畫意——中國人文精神的藝術表達」展開探討，並為現場觀眾書寫揮春及「福」字。

林天行憶述，他自幼就對每年的春節充滿期盼。生於福州農村的他，少年時每年都會書寫許多春聯，以替換門和柱子上的舊春聯。這使他獲得了許多練習書法的機會；而現在，寫書法已然成為他的習慣。

謝有順表示，「文心畫意」這一表達具概括性，「其實中國古代不太稱人為『詩人』『畫家』等，往往通稱為『文人』，所以『文』本身也是個複合概念，含括各種藝術體裁。」他指出，「文」的最高境界不是模仿世界、表現世界，而是表達「心」。「最高的藝術是心靈的外化，是心靈的寄託。」「畫」則代表藝術，「但畫又不強調客觀的真實，正如蘇東坡說的，太像

具日常性的中國藝術

在謝有順看來，要概括中國的藝術可以用幾個關鍵詞——心靈、日常、審美。「要表達心靈，但又有日常的一面。」他提及林天行的書法經歷，表示其書法不停留於紙面，而是可以出現在日用空間中。正如王羲之書法作品中的字也是其賬本上的模樣；蘇東坡的書法既是藝術，也用於寫信。

他分享，自己早前到訪盛產紫砂壺的宜興，看到了許多樣式精美且具藝術感的紫砂壺，「但它們可以用來泡茶。」藝術性與日用性結合，便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極大特點。

林天行提到「不可重複」是藝術的魅力，謝有順對此表示贊同，亦點明「不可重複」也是藝術最大的尊嚴。「因為哪怕同一個人寫同一幅字，在不同的心境和場域下，也有細微的變化。這為藝術作品賦予了獨特性，就像作品的一個印記。」

談及當下盛行的AI寫作，謝有順說：「在迭代這麼厲害的情況下，為什麼還要寫作？就是因為AI寫不出屬於我的感受，只是公共性的表達……比如我要寫村裏過節的氛圍，寫我對媽媽的感情，可能是很平常的寫作，但其中包含了我個人的體驗，有我

個人的細節。這是機器做不到的，別人也不能替代。」他強調，堅持自己喜歡的創作能讓自己和身邊人開心，這也是藝術的一個功能。「從這個角度上講，如果藝術保留的那些細微的東西、獨屬於藝術家的『密碼』被我們揣摩和欣賞到，我們就好像突然跟藝術家精神相通了，這是欣賞藝術的過程。」

好的作品含有獨立人格

林天行表示，好的作品含有獨立的人格。「藝術是民主的。」謝有順說，「藝術是創造獨特性和個性，是創造屬於你自己的一個獨特的世界眼光，所以它不要求統一。」

「生活中的人，我們能見的有限，能夠與我們心心相印的人也有限。《紅樓夢》裏的人物那麼多，真正能夠和寶玉心心相印的也就黛玉而已……所以有時在現實中難以求得的東西，比如知己、精神上的某種寬慰，可以在藝術中求得。」謝有順表示，圖書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，讓人们的交友範圍、在世界漫遊的範圍擴展無數倍。

林天行表示，人的品味與審美會隨着年齡和閱歷變化，這也是很多文學家和畫家不同時期作品有所區別的原因。對此，謝有順強調，人們要養成對多



●林天行（右）和謝有順為觀眾傳遞新春祝福。

元藝術風格的尊重，如此才能使自己變得寬廣。首先是對藝術家時間成本和勞動的尊重，以及對創作者獨立創造之權利的尊重。以此為前提，才能在良好的藝術氛圍中交流探討，同時鼓勵青年藝術家探出頭來。林天行說：「真正好的藝術（收到的評價）是很極端的，因為它個性太強烈，它的美太獨特。」

謝有順點明，藝術會不斷將人們帶回至原初，讓人們忘記外界喧囂且紛繁複雜的事物。不論是出於興趣的閱讀，還是繪畫，都是為了避免變成自己討厭的人，「能成為藝術家的人是少數，那我為什麼還要讀書？還要接受美、接受藝術的熏陶？」其實就是想盡可能地讓自己慢點墮落……我們所有對藝術的追求，不以為《家》為目標，而是為了更好地鍛造自己、修煉自己、建構自己。」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